

太平洋

的故事

TAIPINGYANGDEGUSHI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著
孙云畴 鲍云娣 鲍敏燕 等译



西苑出版社

太平洋 的故事

【美】亨德里克·威廉·房龙 著
孙云畴 鲍云娣 鲍敏燕 等译



西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太平洋的故事/(美)房龙著;孙云峙,鲍云娣,鲍敏燕译. —北京:西苑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80210-072-5

I. 太… II. ①房…②孙…③鲍…④鲍… III. 太平洋—探险—普及读物 IV. N818.1-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55622 号

太平洋的故事

编 著 [美] H. W. 房龙

译 者 孙云峙 鲍云娣 鲍敏燕

出版发行 **西苑出版社**

通讯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阜石路 15 号

邮政编码: 100143

电 话: 010-88624971

传 真: 010-88637120

网 址 www.xycbs.com

E-mail: xycbs8@126.com

印 刷 北京昌平新兴胶印厂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 787mm×960mm 1/16

字 数 150 千字

印 数 1—3000 册

印 张 13.75

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2 版

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80210-072-5

定 价 27.50 元

(凡西苑版图书如有缺漏页、残破等质量问题,本社邮购部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译 序

美国著名历史学家、作家亨德里克·威廉·房龙（Hendric William von Lon）是 20 世纪最受欢迎的通俗作品作家。

他原籍荷兰鹿特丹，少年时就喜欢读书，广泛涉猎了历史、美术、音乐等书籍，从中受到了文学陶冶，汲取了丰富的知识。后随舅父移居美国。

他先后就读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及德国慕尼黑大学，获得学士、硕士及博士学位。

他于 1913 年开始写作，第一部书为《古代的人》。

1921 年，他写作的《人类解放的故事》出版，为他赢得巨大声誉：获得该年美国最优秀青少年读物“纽伯利奖”，该书被译成二十多个国家文字，畅销世界各地。

从 1913~1940 年的 27 年中，他写了 27 部书，几乎每年一部。

《太平洋的故事》（The Story of Pacific）是他的第 26 部著作，于 1940 年出版。

这是一部关于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历史经纬的书，也是一部航海探险的故事书。

它的内容丰富、生动、有趣，文字简洁、流畅、耐人寻味。

作者以他渊博的历史知识，向我们叙述了这个辽阔水域的过去、现在与未来。诚如作者所说：“这是一个最迷人的题材，它充满浪漫和神秘，想一想少数人驾着一叶小舟，没有地图、没有罗盘或近代化交通工具，能够在地图上未标明的广阔水域中找到出路，从太平洋的一端航行到另一端，它不浪漫、神秘吗？这是一个最迷人的问题，同时也是鲜为人知的历史上表现人类的耐力的。”

勇敢的麦哲伦，仁慈的库克船长，塔斯曼、罗盖贾恩和法国探险家布克维勒……他们的事迹和惊险的探险经历，我们将从书中一一得知。

还有早期波利尼西亚船长的探险，他们的勇敢和技能令人感到惊异，远远超越了后来的欧洲人。

这些早期探险者的航海事业非常壮伟，他们的勇气和毅力令人钦佩。正是他们发现了一个又一个的太平洋岛屿，而且大多数岛屿都有着迷人的名称：如小偷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岛、马绍尔群岛、所罗门群岛、路易·西亚德群岛、圣诞岛……

对冒险寻找香料岛、黄金岛以及暗藏天堂的莽撞汉来说，太平洋的发现在整个航海和探险史中是最富于戏剧性和最迷人的。

亲爱的读者，当你读完这本书后，你将会深有所感，作者所叙述的都是我们前所未闻的真实的故事。

有关南太平洋的书籍我国出版很少，本书可填补此空白。

译文中错误之处，欢迎读者指点。

古今中外的历史著作浩如烟海，但是真正可读的、诵之于广大群众的历史通俗读物却不多见。广大的群众需要历史知识，但他们的历史知识主要是从稗官野史中得来的，而不是从正史中得来的。例如，大多数人对三国的历史知识都是从罗贯中的《三国演义》中得来的，而不是从陈寿的《三国志》中得来的。房龙的书是以西方历史为背景的，至今在西方仍不失为优秀的通俗历史读物。我们希望将来我国也能有更多更好的通俗历史著作问世，能引起我国广大读者对历史的爱好和更好、更深的理解。

本书是作者根据他本人的观点和见解写成的，相信读者们可以、而且应该根据自己的观点和见解对他的书作出应有的理解和批判。

参加本书翻译的有何兆武、李申、陈茅、林江和邱莉，译文有不当之处，欢迎读者指正。为了便于读者阅读，编辑在边眉处作了必要的加注、插图。

译者谨识

目 录

第一章 巴拿马运河 1

50年代早期我祖母的一个弟兄移居巴西。他经历了黄热病与革命的考验居然幸存,还积累了可观的财富。

第二章 静静地坐在达连的凳子上 15

巴拿马小镇,不是巴尔米拉(Palmfra),不是特洛伊(Troy),也不是巴比伦,但是几个世纪之久,它能被称为整个新世界最重要的商业中心。

第三章 史前太平洋 29

我所借鉴的精华之中最令我受惠的莫过于彼得·巴克博士(PeterH. Buck)的著作了,他的《太阳升起时的海盗》(Vikings of the Sunrise)是每一个去太平洋旅行的人都应放入行李的一本书。

第四章 更多的推测 36

更多的推测这些人究竟是经哪一条路线从亚洲大陆远达美洲海岸?原来的波利尼西亚人从哪里来?我们不知道。

第五章 波利尼西亚的早期历史 55

“波利尼西亚”那个带着微笑迷人的女士,以一种似乎是写过地理书的人说话的踌躇满志的口气说:“那个地方我知道,就是那个有怀基基海滩的岛嘛,人们可以在那里划有趣的独木舟。”

第六章 第二次发现太平洋 81

在青少年读物教科书的脚注中你常可看到一条记载,说西班牙的巴尔博亚(Balboa de, Vasco Nunez)是发现太平洋的人。
“1513年,巴尔博亚发现太平洋。”

第七章 寻找南方未知的大陆 105

在地理史中,一个最吸引人的问题是:过去的人们在他们真正“知道”前曾有过多少“猜想”?

第八章 阿贝尔·塔斯曼将新荷兰加在地图上 120

他和主教经过好望角前往印度群岛,因此得以去了世界上外国人从来未去过的地方。

第九章 亚科布·罗盖费恩 158

这期间最重要的航行是1721年由另外一名荷兰探险家(也是最后一名)名叫亚科布·罗盖费恩(Jacob Roggeveen)进行的。

第十章 英国海军詹姆斯·库克船长 169

詹姆斯·库克是农场工之子,最早的工作是马房的勤杂工,后来升为杂货店店员。如果他最后一次到太平洋航行时能幸免于难的话,无疑只有上帝知道他会在哪里结束一生。

第一章 巴拿马运河

在人的一生中，真正超乎寻常的经历为何如此简单？

我在孩童时就听说过巴拿马运河的所有情况。50年代早期我祖母的一个弟兄移居巴西。他经历了黄热病与革命的考验居然幸存，还积累了可观的财富。当我六七岁时，他携带家属回到荷兰，他的奇怪的黑眼睛、黑头发女儿，立刻在我们荷兰小镇引起骚动。她们不久就躲到巴黎和里维埃拉（Riviera）的乐趣中去了，这里更适合她们的拉丁式情趣，免得和陌生的表兄弟呆在家中。这个表兄弟像斯巴达人一样单纯质朴，在过分洒脱的女性美丽与魅力面前，感到十分尴尬。

我猜测，去法国的旅行并不总是成功的。有一次她们碰了一鼻子灰，一直耿耿于怀。她们以自己乌黑的头发自豪，把它结成长辫几乎拖到脚面。一个晴朗的早晨，她们挤上去枫丹白露的公共汽车。车上很拥挤，她们被推来推去，到达目的地时，见鬼，辫子不见了！

在19世纪80年代后期，头发被偷是常见现象。头发被用来制作当时十分流行的冒充人发的假发髻，加在布料拼凑的小帽下面。这种小帽在销声匿迹几乎50年后现在又卷土重来了。假发的供应是有限的，因为没有活着的中国人会想到放弃他的辫子。一个以偷辫子为职业的阶层不但活动于巴黎而且遍及欧洲各大城市。这些可怜的巴西人很容易地成了牺牲品。她们辛苦梳理20年的长发竟被一把锋利的剪刀咔嚓一下毁

巴拿马运河开凿于1904～1914年，全长81.3公里，是重要的国际水道，使从太平洋到大西洋的距离大为缩短。

艾菲尔铁塔始建于1887年，位于法国巴黎塞纳河畔的战神广场。塔高446米，登塔可领略方圆70公里之内的市区景色。

巴拿马丑闻，是发生于1893年的法国巨额行贿与国家彩券事件。

于一旦。不知为何那次事件竟在我幼小心灵中留下深刻印象，使我意识到有一个名叫法兰西的民族的存在。差不多就在同时（即盛大的巴黎博览会举办的那一年）我得知了埃菲尔铁塔，它在我的心目中，像是一个墨水瓶架，一个手表饰物和一个镇文尺，这座铁塔加深了我对法国的认识。最后，我那些慷慨的叔叔婶婶们带给我那几套印第安衣服，是布法罗、比尔对巴黎博览会的一大贡献，更使我变成一个热心的亲法国派。

可惜唯一能证明我7岁时感觉的就是专心致志于学习高贵的法国语言。我艰难地练习着法语“我有”、“你有”、“你是”、“我是”的虚拟语气，以及这种比本国语言荷兰语更无比复杂的语言中的其他使人困惑的问题。众所周知，在16世纪宗教改革时，最早的《大教义问答》就是用法语写的，不久，我就获得足够能力运用这种古怪的语言从书店每周一次送来的文件夹中找出巴黎的《图片画报》，并能翻译出它那令人着迷的图片的较简单的说明。正是通过那个途径，我知道许多关于费迪南德·莱塞普（Ferdinand de Lesseps）这个人物的事迹。他成功地开凿苏伊士运河之后，正着手在巴拿马地峡开凿另一条运河，希望再次取得成功。但他没有取得进展，却神秘地进了法国监狱。

“巴拿马丑闻”的细节直到许多年后我才搞清楚。但我起码对这条分隔大西洋与太平洋的狭长地带的地理概况了解到不少。这块地方有不易行走的高山、深谷，居住着未开化的土著与凶恶的鳄鱼。

你知道，童年的记忆就像园中的杂草一样顽固。对于杂草，人们锄掉它、毒死它、烧掉它。但是几天后，看，它又若无其事地生长在那里。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巴拿马地峡在我的记忆中仍是高山、密林、未开化的土著与凶恶的鳄鱼。

因此，在那个不可思议的时刻，侍者敲门向我通报：“先生，船马上就要到达克里斯托巴尔（Cristobal）了”，我很快穿上长衣，凉鞋，赶到甲板上，喃喃自语道：“我的天呀！船长走错了路，我们来到荷兰湾了”，因为远处景色就像我故乡的海岸令人激动。我感觉进入运河就像进入马斯河或斯凯尔特河河口。

当然我们再走近些，我就看出某些差异了。地不是很平，有一些低的小山。其余景色则很像荷兰。如果说这船是在鹿特丹而不是在这个城市把我送上岸，我也不会感到惊异。美国政府礼貌大度地以伟大的意大利发现者名称称呼的这个城市，当时它正在计划中的运河北端建立自己的海港，以避免和自 19 世纪中叶以来以科隆之名著称的瘟疫中心直接产生联系。

地峡就像一座天然土桥，把两块大陆连接起来。巴拿马地峡正如一条纽带，连接起南美洲和北美洲。



太平洋的发现

旧日的科隆遗留到今天的已很少。威廉·阿斯平沃尔（William Aspinwall）建造巴拿马地峡铁路时以这里为终点。在铁路的兴旺时期（1850 年）这里被称为阿斯平沃尔。这个名称对于当时已拥有这块土地的巴拿马人来说稍嫌复杂些，于是不久就改为较简单、更

1903年，美国策动巴拿马脱离哥伦比亚而独立，并与之签订《巴拿马运河条约》，规定美国享有在巴拿马开凿运河及“永久使用、占领及控制运河”的权利。

容易读的西班牙文名字——科隆（对我们来说就是哥伦布）。不久这个城市处于大规模无人照管状态。街道成为沼泽，成为理想的滋生黄热病蚊虫的场所。到了1903年，美国政府在有效地排演一夜革命以后，获得了占有从太平洋到大西洋间一条狭长土地的权利。在著名的和平条约中有一条规定赋予美国对新建立的巴拿马共和国的大城市以充分的卫生管理权。

故事的其余部分可用一个人名戈格斯（Gorgas）加以概括。如果没有这个奇迹般人物的彻底治理，就不可能有运河的出现。就像在可怜的莱塞普时代还会有大量的墓地埋葬着那些西班牙人、法国人、古巴人的遗体。他们曾在这个被上帝遗忘、疟疾与黄热病横行的地方英勇地奋斗、挖沟。

到了今天，运河区已是一个健康的居留地。蚊子无法在此地生存，就像谚语中雪球无法在地狱存在一样。在不到两年内，这个说话文静的南方的美国绅士已经完成他的艰巨任务并交给另一位军官进行开凿工程，给我们提供一条从大西洋到太平洋间的捷径。开凿一条运河，是人们从1513年以来的梦想。那年的9月25日晚瓦斯科·努涅斯·德·巴尔博亚（Vasco Nunez de Balboa）从静静的达连山峰（Peak in Darien）解决了大南海的问题后，不久就成为该海的“海军上将与司令”。

可怜的巴尔博亚！严肃、刻苦工作但不能胜任的巴尔博亚！他不停地来回穿过地峡，建立城市、碉堡，给遥远的天主教西班牙国王送去他征服这块土地的愈来愈多的信息。其他人，说得轻一点，工作不那么细致，却想得到他的位置。其中一人终于如愿以偿。他只捏造一个区区的罪名，就轻易使巴尔博亚被捕。一个安排好的法庭完成了其他工作。当巴尔博亚登上那著名的高

峰，胜利地高呼“那里就是啦！”之后不到四年，这位太平洋的发现者却以叛逆和国王敌人的罪名被斩首。

人们常听说，共和国是忘恩负义的。在运河的领域内，这种说法并未能为事实所证明。那开凿运河的哥达斯和那使开凿有可能进行的戈格斯都受到他们为之忠实服务的政府的应有的礼遇，但是他们的年薪却使私营企业的人目瞪口呆。在这些殷实的商人眼里，美国医疗队少校和美国工程队上校的薪水只够买香烟钱，他们毫不犹豫地說出这样的话。我不是一个经济学家，不能断定他们的对与错，但是我要在这里停一下，说一说许多年来在我脑海中的一些想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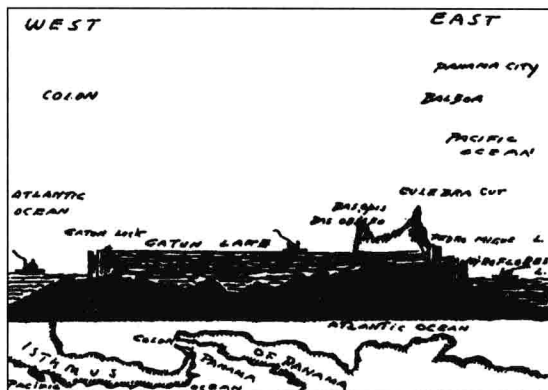
我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从事新闻工作，和陆军、海军军官都有接触，我自然也了解这些近代开明人脑子里面的反感，他们对于体力锻炼的厌恶（或是他们的缺乏勇气，或是任何你所说的原因），使他们对安纳波利斯军校和西点军校的毕业生采取嘲笑的态度。他们大谈，这么多没有意义的操练是无用的。他们埋怨课程太死板，指责陆军部自以为是將一些精神上的限制强加在他们身上。但是我却得到完全不同的结论。这两个军校的毕业生，比普通大学的学生有更好的仪表，也许除了这一点不算，我总是发现他们很像名牌大学的教授，朴素而直率，接受分配给他们的任务毫不埋怨，也不要求怜悯。

今天他们可能被分配管理太平洋的一些岛屿，明天可能要求在 20 哩的山地上开凿一条水渠，或者去海洋中捞出一名飞行员，或者防止日本人非法猎取敏捷的海豹，同时又不激怒敏感的日本统治者。如果成功了，他们得到的称赞微乎其微；但如果失败了，他们所得到的谴责比他们应得到的多得多。然而像这种职业仍不缺少求职者。不喜欢“军人观念”的人，认为

西点军校始建于 1803 年，位于纽约市北郊风景如画的哈德逊河谷西岸，素有“美国将军摇篮”的美誉。

军职不乏求职者的原因是生活待遇具有稳定性与规律性。的确，这种职业报酬低得惊人，但是能保证固定收入，只要他们遵循几条同“当正经人”有关的基本准则即可。如果这样，那么，不管是繁荣时期或是不景气时期，他们都能拿到支票。除非山姆大叔破产，我们金条纹军服的军官们就不必担心公司会告诉他们公司已不能履行义务。而且，升迁虽然很慢，却完全是按部就班的，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他们也没比海军部顶层办公室平庸的办事员升得快多少，而这个办事员唯一可以自豪的是从来没犯过错误。

山姆大叔，英文写作 Uncle Sam，是美国、美国政府和美国人的绰号。19 世纪 30 年代，漫画家依据历史传说创作出了一个蓄山羊胡子的高瘦老头的漫画形象。他头戴有星徽的帽子，身穿红、白、蓝三色的燕尾服和条纹长裤（美国星条旗图案）。这个被称为“山姆大叔”的形象，便成为了美国的象征。



巴拿马运河的横截面

那就是我们和一些和平主义者以及知识分子谈话时所常常听到的，但是从我个人对穿美国军服的人的印象（积三十年之印象）而言，并不能证实这个看法是对的，相反，我发现这种人大多数渴望唯命是从，他们勇于奉献，忠心耿耿，与干另一种行业和一项技术迥然不同。

我常常大惑不解，为什么情况会是如此，为什么那么多聪明能干的年轻人，甘愿放弃做生意所可能获得的利润而投身于他们想必早已知道从收入上毫无发展可言的职业。我想我已经找到答案。他们愿意选择

那种工作，因为他们感到自己不适合竞争性质的工作，而竞争正是现代经济生活的起点和终点。

我不准备对于这种态度或者相反的意见提出一些看法，我想这完全要看你是怎样生活的，例如：有一大批人，他们从卖东西给另外一部分人中感到乐趣，但是另外一些人，如果叫他们去劝一个陌生人买一些既不要也不要的东西，他们宁死也不干，这些可怜的人，如果被迫去试试兜售自己，就会做得很差。

陆军和海军的军官就属于这种人，他们不必为了执行指定任务而做上面所说的那种事情，他们的工作一直受到看不见的眼睛的注视，多年来，上级同他们休戚与共地生活在军事岗位或军舰上，对他们的性格已一清二楚，他们的爱好和习惯同事们也都了如指掌。工作中有一些对人厚此薄彼的现象，因为只要我们是人，不是天使，个人的喜好与不喜好就不可避免。但由于有了一套精巧的相互制衡，坏处会减少到最低程度。总之，只要一个军人下决心置我们当前的竞争体制的物欲诱惑于不顾，叫裁缝提供他一套有老鹰或铁锚纽扣的制服，他知道他的将来就完全要依靠自己的努力，就不会进入令人气馁的（且不说是令人厌恶的）推来挤去，在脚底下使绊的商业生涯。

有少数随波逐流或懒惰、无忧无虑的人，他们也可能混过去，过几年悠闲的生活，让纳税人来负担。但这种人总是极少数。其他人则是诚实的、认真的。常具有出众的才能，他们宁可要一种不竞争的生活，而不要一种能提供较大的经济回报但却会危及他们一部分的人格完整性的生活。

关于建造运河的人，就谈到这里为止。现在让我提供一些情况，供想得到一些统计数字及其他地理情况的人参考。

美国一次性支付巴拿马 1000 万美元，作为《巴拿马运河条约》的“签订补偿”。随后 10 年，50 多个国家的劳工用血汗换来了运河的通航。

许多人自然只粗略地了解到巴拿马运河并不是我们字面上了解的运河，像芦苇管道，像在浴室里的水管，水流可以自由通过。它甚至不像普通的运河那样是挖进地面中的。相反地，它是流经一个阁楼似的东西。除去伸展到大西洋、太平洋两段以外，运河是在海平面上穿过的，它在加通湖这一段，竟超过海平面 85 尺之高。

库莱布拉航道，全长 13 公里，宽 152 米，是巴拿马运河最狭窄的一段。2001 年拓宽为 192 米，大大提高了运河船只的通行量。

著名的库莱布拉航道，（现称为盖拉特航道，为纪念负责这项艰难工程的人而命名）有 45 尺深，但它的底部高出海平面 40 尺。运河的宽度使它可以容纳除去“伊丽莎白王后”号、“玛丽王后”号、“诺曼底”号以外的其他任何船只通过这狭窄的地峡。每年运河的运输量为 2900 万吨（比苏伊士运河只少 700 万吨），所以我们大可不必为这三艘水上巨怪操心，因为它们可能是最后的水上巨怪了。除非现在的种种迹象是虚假的，否则，那些超级又超级豪华的巨轮已来日无多了。他们将同那种错把数量当作质量，把恐龙当作造物主最骄傲的创造物的文明一齐消失。



巴拿马运河

运河流经一条美国领土地带，这条地带两边各有五里宽，但它不包括巴拿马城与科隆。自从老罗斯福

总统建立起那个傀儡国家，这两个城市就一直属于巴拿马共和国，运河区土地规定不能属于私人，它是政府所有，一个暗中很有说服力的论据，赞成应由政府拥有。对于访问者来说，最使他们惊奇的是发现世界这一部分原来整个是由政府来管理，而不是由私人企业来管理的。

整个的气氛都显示着安静和效率，从小巧的电车开始，它把船拖进船闸，噪音极低，速度极快。卫生设施让你感到运河地带的四万人中的每个人都好像住在人间天堂，他们至少能活到 100 岁。至于大量高技术的、复杂的工程，不管白天黑夜都要做好，以保证运河经常处于完美的运行状态。因为从欧洲到亚洲经过这条捷径的大量船只的船主，他们付出了高额的通行费，坚持要求保证速度和准确性。这里不同于苏伊士运河，苏伊士运河穿过平坦的沙漠，它要付的费用仅是长期疏浚河通的费用。但是这个三层的运河则提出完全不同的问题，我将画一张图让你明白。

如果你从大西洋进入运河，你将首先经过利蒙湾，科隆城就在那里，不久河岸就要收拢，你就要进入运河，它让你升到加通船闸。这时有趣味的那部分旅途开始了，你的船开始往上走。我将向旅客顺便提一个劝告，除非每时每刻注意这个上升动作，否则就会忽略全貌。因为所有动作从拉船进闸到在空中提高 40 尺，都是在不知不觉中进行的。当你正等着看表演开始时，高超的技术已使船只完全平稳地航行在加通湖上了。

首先，我们看到船在水道中像自动扶梯似地上升。小的电车与运河平行，静静地拉着船到第一个船闸，立刻有无形的手从身后关闭闸门，然后船开始其上升的过程，这种经验要再重复二次，在你认清事情以前，你已经到达顶层，高出海平面 85 尺。

老罗斯福，即
西奥多·罗斯福
(1858~1919)，美
国第 26 任总统
(1901~1909)。

据《圣经》记载，上帝为了重造世界，让信徒诺亚一家制造了一艘庞大的木舟，并带上所有动植物各雌雄一对，以躲避毁灭性的大洪水。据法国、挪威科学家称，土耳其西北的马尔马拉海很可能就是“诺亚方舟”故事的发生地。

通过运河的那一天，我们很幸运，天空一碧如洗，但是我也在想象如果下雨会是怎样。以后不久我将了解到热带阵雨、暴雨、骤雨的情况。但是，在这个早晨，阳光明媚，这使我充满感激，因为一旦到达湖面景物会变得非常令人沮丧。的确，你才开始理解诺亚在他的方舟中，漂泊的39天上发现地球从视野中消失时的感觉。在各个方面你都会感到正航行于一片淹没的原野上，树梢星星点点地露出水面。在别处无法看到这样濒于死亡的树木，令人想起法国画家多尔(Dore)的一幅诺亚时代的洪水泛滥图。从前，并不太久以前，这些树曾经享受生命、自由、追求快乐，它们尽管与无数的烦忧、危险作斗争，令人满意的是它们毕竟生存下来了。在树底下，曾经聚集着快乐的土著的小屋，人们跳着伦巴舞、塔朗特双人舞、方当果舞，弹奏着欢快的吉他曲，依靠热带甜美的果子生活着，然后像苍蝇那样死去——他们和他们可爱的妻子与孩子在各种各样的病症，从麻疯病到牛皮癣、从伤寒到癆瘵病中最后像苍蝇那样死去。然而他们像那些懒得砍倒的树一样，也享有宪法赋予的生存、自由和追求快乐的权利。我说这些是为了那些情感丰富的公民，他们常会为可怜的棕色同胞的命运流出伤心之泪，这些同胞过去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直到邪恶的白人闯进他们的乐园，强迫他们穿上裤子，要他们刷牙齿，送他们到红十字会预防伤寒病。

在我们到达新几内亚海岸以前，我们将看到很多这样的土著，目前不必去纠正读者的错觉，我们在利蒙海湾所看到的这些土著很难用来说明在白人掠夺者到来之前和到来之后棕种人的情况。大多数人认为他们肩上的负担不轻。生活在馈赠他们之前并没有和他们商量。棕色人种对自己悲惨痛苦的生活无能为力，